

台北故宫藏抄本丘濬《群书钞方》考述

余泱川*

(海南医学院图书馆,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城西学院路 3 号, 571199)

摘要 《群书钞方》是明代丘濬所辑录的一部方书, 其体例独特, 乃于经、史、子、集诸家书中择取效验方剂汇编而成, 为其所著医籍中唯一存世者。该书后被日本藏书界所重, 竞相传抄、收藏。台北故宫所藏抄本系杨守敬于清朝末年从日本购回, 存有多位日本知名医家、藏书家之跋文、题记, 是该书流传历程中一个关键版本。介绍《群书钞方》的内容、体例及存世版本; 针对台北故宫藏本, 详述其版本特征, 对比与其他版本间的区别与联系, 对其底本、形成过程及与之相关的人物进行了考证; 最后基于考证的内容对该书在日本的流传和收藏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推断。

关键词 群书钞方; 丘濬; 台北故宫抄本; 版本研究

《群书钞方》是明代丘濬所辑录的一部方书。丘濬(公元 1421—1495 年), 海南琼山(今海口市琼山区)人, 字仲深, 号深庵, 谥文庄, 明代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历仕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 曾任国子祭酒、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等要职。其一生著述颇丰, 于经史作《大学衍义补》《朱子学的》《世史正纲》, 于诗、文、剧本则有《琼台诗话》《琼台会稿》《五伦全备记》《投笔记》存世。此外, 丘濬亦涉猎医学, 著有《本草格式》《重刻明堂经络前后图》, 惜已亡佚, 本文所述之《群书钞方》为其所作医籍中唯一存世者。

1 《群书钞方》主要内容

该书之名“群书钞方”是对其主要内容和创作方式的概括, 简言之, 即选取各类书籍中所载之中药方剂抄录、汇集成书, 如书之“自序”所言: “自是读诸家书遇有成方, 辄手钞之, 积久成帙, 名曰‘群书钞方’”。明代从历代文献中收集方剂并汇纂成书, 在上层阶级中颇为盛行, 宗室如周定王朱橚、宁献王朱权, 大臣如礼部尚书胡濙者皆编纂过方书。以辑方的规模和编排的条理性, 《群书钞方》在明代方书中并不出众, 然其所载方剂之

来源和编写的体例堪称独具一格。该书内容, 如台北故宫藏本中丹波元坚的跋文所言“从诸家书中摘出单方, 不敢采之医家, 虽援证未博, 然极典核”, 乃专搜医书之外的书籍所载之方剂汇编而成。《群书钞方》所辑的 106 种方剂(书中记为“一百单二方”)出自 36 种历代文献, 迄自唐初的《周礼注疏》, 止于元末戴良的《九灵山房集》, 涵盖经注、正史(如李延寿《北史》)、笔记(如贾似道《悦生随钞》)、志怪(如洪迈《夷坚志》)、书信(如苏轼《与徐十二书》)、诗歌(如柳宗元《种白蓂荷》)多种文体。书中方剂之排列, 以其所源书籍的成书先后为序, 由唐、宋至元; 条文的组织则是以所源书籍为纲, 以方剂为目。在每一条款文中, 则按方书的格式首列方剂名(如苏合香酒), 或主治病症(如治遍身出汗), 次列所用药物(包括每味药的用量及炮制方法), 再述方剂的制法和用法。在方剂学内容之后, 则附以作者引述原书之内容, 主要包括原文所出章节、方剂的创制人及创制过程、对药效的记述等。

2 《群书钞方》在历代书目中的收录情况

通过调研历代书目对《群书钞方》的收录情况发现, 明代至清初多部重要的私修书目对该书均有著录, 最早收录者为明代高儒编纂的《百川书志》, 其后又见于朱睦㮮《万卷堂书目》、晁瑬《宝文堂书目》以及黄虞稷《千顷堂书目》; 官修书目中唯有焦竑《国史经籍志》载载本书, 《明

基金项目: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HNSK(QN) 15-94]; 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 [Hnky2016-34]; 海南省人文医学研究基地规划课题 [QRYZH201809(YB)]

* 通讯方式: pacino666@126.com, (0898) 66987825

史·艺文志》《明书·经籍志》《四库提要》均未收录;此外,该书还见于《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中具有书目性质的“经籍典”。在综合性书目之外,《群书钞方》还收录于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引据古今医家书目》及丹波元胤所著《中国医籍考》中。上述古代书目中,仅《百川书志》对该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著录,其内容为“《群书钞方》一卷。皇明国子监祭酒丘(原文作“邱”)濬,博极群书,检遇诸方,随皆辑录,所钞书凡三十六家”^[1]。其余者多数仅记载书名、作者及卷数,甚或只存书名。关于该书之名,多数书目录为“群书钞方”或“群书抄方”,但《本草纲目·引据古今医家书目》录为“丘琼山群书日抄”,经检阅其所引内容与该书现存版本一致,应为《群书钞方》之别称;该书之卷数,所有著录该项目的书目均录为一卷;关于作者,各书目的著录亦较为一致,仅有录名“丘濬”或尊号“丘琼山”之别。

近代以来,国内外多部综合性及中医专科学目中均收录有该书,其中根据当时实际馆藏著录者有 1890 年成书的日本《内阁文库图书目录》、1932 年出版的《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1955 年内部发行的《北京五大图书馆现存中医书简目》和 1976 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藏中国古代科技文献简目(初稿)》,其余者多是引述或综述前代书目的著录内容。

3 《群书钞方》版本调研历程及现存版本简述

关于《群书钞方》一书的版本,各类书目的著录有“天保九年多纪元坚抄本”“天保十年抄本”“日本江户间抄本”“明刻本”四类;而馆藏地则标注有“日本内阁文库”(现归入东京国立公文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藏后迁至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协和医学院图书馆”(现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四种。根据调研结果,笔者分别查阅了上述图书馆现有电子馆藏目录,并于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1 月间分赴上述图书馆进行实地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该书现存 3 个版本,分别为:1) 日本天保年间抄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2) 日本天保十年抄本(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公文书馆);3) 明刊《二贤钞方》合刻本(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这 3 个版本都仅存一部,别无副本。除上述版本外,在近代吴希贤所编的《历代珍稀

版本经眼图录》(以下简称《经眼图录》)中收录有该书书影一幅,旁有编者注述“明万历年间刻”。该书影为《群书钞方》的卷首页,经比对其版式及字体与国家图书馆所藏者相同,不同者只是书页上钤有数枚藏书印。吴希贤曾在中央“古籍文物清理小组”中担任古籍的鉴选、整理工作,《经眼图录》所录书影皆是其在工作中拍摄而得,而关于这些珍版古籍的来源及去向该书均未述及,其还在《经眼图录》“自序”中提及所整理之古籍“其中已有部分版本无从查阅”^[2],故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吴希贤所见《群书钞方》的版本情况目前已无从调查。

4 台北故宫藏抄本《群书钞方》版本概况

2016 年笔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对该馆所藏《群书钞方》的日本天保年间抄本(下文统称“台北故宫藏本”)进行了调研。此本为清末藏书家杨守敬在其任公使随员期间于日本购得,后与杨氏观海堂其他藏书一同鬻诸国民政府并被划归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1948 年至 1949 年间作为该馆藏书迁台,归入台北故宫博物院善本古籍。该版本为单册,不分卷;尺寸 23 cm × 14.2 cm;四针眼线装;全书无边栏、界行,无版心、鱼尾;每半页八行,每行十八字,小字双行。书之封面为深蓝色,上贴白色长方形书名题签,其上墨书“群书钞方全”,题签下方空白处还有墨书“一两”二字,据日本学者真柳诚^[3]考证,此为杨守敬手书的购书价格;除封面外,书根处也题有书名“群书钞方”;书之衬页写有“援引书”一项,上列该书引用的 36 种历代文献,部分书名用简称,如《墨客挥犀》记作“挥犀”,《南村辍耕录》记作“辍耕”;扉页上有藏书票,为藏书家杨守敬的肖像。

除正文外,全书尚有序文 2 篇、跋文 3 篇及题记 3 则。序之一在扉页后,题为“群书钞方引”,落款为“成化戊戌门生海澄拜手谨识”,下文统称“海澄书引”;序之二为丘濬“自序”,在卷首书名之后,落款为“岁甲午琼山丘濬书于玉堂之署”。跋之一题为“跋《群书钞方》后”,落款为“岿成化十八年壬寅八月中秋日诚庵老人书于总制百粤堂后”,下文统称“朱英跋”(相关考证见笔者所撰《日本藏抄本〈群书钞方〉考略^[4]);跋之二落款为“天保戊戌闰四月十三日丹波元坚识”,下文统称“丹波元坚跋”;跋之三落款为“天保十二年

辛丑四月廿五日质志于葆素堂，时霖雨霏霏”，作者为小岛尚质（相关考证见下文），下文统称“小岛尚质跋”。题记之一墨书，记作“壬寅冬月观斯书刊本于京师之‘千山万井楼’中，楼者，大医博士源需之所栖也。需，号榕亭，龄九十一，亦医仙也。质识。”题记之二朱书，记作“天保辛丑初夏□校讫，倭宋道人质志。”题记之三墨书，记作“《宋史》四百九十一卷，成化中巡抚两广都御史朱英刻于广州，见《十驾斋养心余录》。今传万历补修《廿一史》所取《宋史》乃朱英所刊也。质。”

该版本钤有藏书印数枚，书引首页有“宜都杨氏藏书记”（白方），“星吾海外访得秘笈”（朱方），“杨守敬印”（白方），“飞青阁藏书印”（白方）四枚；卷首有“宝素堂”（朱方）一枚；正文末页有“葆素所藏”（白方）一枚；全书末页有“星吾东瀛访古记”（朱方）和“激素飞青阁藏书记”（朱方）两枚。上述书印除“宝素堂”及“葆素所藏”外，其余均是杨守敬的私人藏书印。另外，在本书丹波元坚跋文末，有墨方“丹波元坚”和“菑庭”（“菑庭”为元坚之号）两枚，因该本实为丹波元坚写本的覆抄本，故此二印疑为后人用笔摹写而成。另有墨书夹片一张，其文为对该书原跋作者朱英的介绍，内容援引自《明史》，无落款。

5 台北故宫藏本与其他版本的关系

5.1 台北故宫藏本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本的关系

关于现藏于东京国立公文书馆的天保十年抄本（下文统称“日藏本”）的版本概况，笔者在《日本藏抄本〈群书钞方〉考略》^[4]一文中已有介绍，在此不再赘述。日藏本含有海澄书引、丘濬自序、正文和朱英跋文，无其他序、跋文，即除去台北故宫藏本所含后世藏家跋文、题记后的原书部分。比对日藏本与台北故宫藏本内容重合的部分，发现二者的行款完全相同，均为每半页八行，每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应传抄自同一祖本，此祖本可能为一刊本。然两抄本笔迹不同；日藏本抄录时笔误较多，如将“傳”误作“傳”，“性”误作“惟”，“末”误作“未”，“羌”作“差”等，这些笔误在台北故宫藏本中并未出现；而台北故宫藏本中的笔误，如“腹渐消”误作“腹渐有”，则未在日藏本中出现。另外，同一字在两藏本中的写法也多有差异，如日藏本中的“虫”字在台北故宫藏本中

有几处作“虫”，日藏本中的“婦”字在台北故宫藏本中均作“婦”，可见传抄者的用字习惯不同。而日藏本“避难止小儿哭法”条文中“此虎狼所不为”一句，此处台北故宫藏本中无“不为”二字，而以空格代替，有可能是底本字迹不清所致。综上所述，两抄本所据之底本或祖本可能为同一刊本，但传抄者不同，而从用字习惯、所存笔误及脱文情况分析，二本之间亦不存在传抄关系。

5.2 台北故宫藏本与国家图书馆藏本的关系

国家图书馆藏本（以下统称“国图藏本”）为明代刊本，为与明代何孟春《群书续抄》合刻之《二贤钞方》的前半部分。与台北故宫藏本对比，国图藏本卷首有丘濬的“自序”，而无海澄书引，书末亦无朱英跋文。行款上国图藏本与台北故宫藏本均为半页八行，每行十八字，但两版本每行的实际字数有所差异。例如，书中每一方剂所列药味之后的内容，均以“右用……”或“右×味……”作为起始，台北故宫藏本中的“右”字均抬一格，而国图藏本中“右”则与其他行之首字平齐，故首行之后的行较之台北故宫藏本多一字。用字方面两版本也有所差异，例如：国图藏本中的“昏”字在台北故宫藏本中多作“昏”，“視”作“視”，“蠅稍”作“蠅梢”，“夢”作“夢”。综合两本在内部结构、行款及用字的差异，笔者认为，两个版本应隶属于不同的流传体系，台北故宫藏本所据之底本应与国家图书馆所藏刊本无关。

6 台北故宫藏本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考证

6.1 台北故宫藏本所据之底本

台北故宫藏本的丹波元坚跋和小岛尚质跋对于考证该抄本所据之底本非常关键。丹波元坚跋文如下。“自古名贤如郭忠武、陆宣公纂集方书，以供拯济，盖推医国之心而及于医人者已。如丘（注：原文作“邱”）文庄之有《群书钞方》，尔其流亚乎。是书之目，见于焦竑《经籍志》，而从未见其传，山本颐庵高明就京师书估购得钞本以示于余。检其体例：从诸家书中摘出单方，不敢采之医家，虽援证未博，然极典核，有补学者焉。先教谕尝掇集四部书事系于医者，撰《栝窗类钞》一书，今视文庄之制，则殆先得其心者矣。仍手录一通，以藏于家云。天保戊戌闰四月十三日丹波元坚识”。

而小岛尚质跋中对于该抄本形成经过的记述为“右《群书钞方》一卷，援引卅六家，录方一百单二方。虽仅仅单方，皆是先贤试用有效者。此

本一色伯宝为予誉写丹波菴庭钞本，手装见馈。楷法端洵，□珍而宝焉。庚子正月予访松崎明复于羽泽山庄时，案头有斯书，则山本高明所携示云”。

根据以上两跋文的记述，可知台北故宫藏本所据之底本为丹波元坚抄本。根据落款中的“天保戊戌闰四月十三日”，推知该底本完成于天保九年（1838 年）。而丹波元坚抄本所据之底本又为山本颐庵在“京师”（应为今日本京都）购得的抄本，此抄本后来又为小岛尚质在羽泽山庄所复见。而台北故宫藏本保留了丹波氏所作之跋文，还以墨笔摹画该本两枚藏书印，可以认为其是丹波元坚抄本的覆抄本，而为小岛尚质覆抄此本的人则是其跋中所记之“一色伯宝”。

6.2 与台北故宫藏本形成有关之人物考证

该本底本之抄写者丹波元坚（1795—1857 年），又名多纪元坚，字亦柔，号菴庭，是日本江户时代著名的医学家和文献学家，为日本汉方医学考证派的代表人物。其所隶属的丹波家族世代为幕府医官，对于医学古籍的收集和考证不遗余力。丹波元坚之兄丹波元胤著有《中国医籍考》（成书于 1819 年），是书曾述及《群书钞方》，题为“未见”。跋文中提到的“先教谕”是丹波元坚之父，曾任医学教谕的丹波元简。而为丹波元坚提供底本的山本颐庵，关于其生平的文献记述较少，国内文献《日本汉方医学的起源与发展》述其为幕府“医学馆”的主讲教师；日本《杏雨书屋藏书目》录有《伤寒论择精录》二卷，作者题作“山本高明（颐庵）著”^[43]；又录《药性提要》一卷，题作“多纪元简原本，门人山本高明订补”^[86]，据此推测山本颐庵曾师从丹波元简。

台北故宫藏本最初的收藏者为小岛尚质，这一结论推自跋文及题记落款中的“质识”“倭宋道人质”和藏书印文中的“葆素所藏”“宝素堂”。小岛尚质（1797—1849 年），初名和戚，字学古，号宝素、倭宋道人，是日本江户末期著名的医学家和藏书家。日本蓝川玄慎所著的《太素经考异》中记载“最近侍医小岛君学古得仁安年间之抄本，得杨上善之《太素》，以为希世珍品，遂抄其副本而藏之，将其堂题为‘葆素’”^[8]，而小岛尚质之子小岛尚真编有《宝素堂藏书目录》，故“宝素”或“葆素”既是尚质的号，又是其家族藏书堂之名。而关于为小岛尚质抄写此本的一色伯宝，笔者并未查到有关其生平的任何资料，仅知一色氏是日本古代氏族之一，为足利氏分支。

而小岛尚质跋中述及收藏山本颐庵所购抄本的松崎明复（1771—1844 年），是日本江户时代著名的汉学家、藏书家，本名松崎懋堂，字明复，其藏书、手抄本对于《周礼》《尚书正义》《尔雅》等中国古籍在日本的流传贡献巨大。题记中记载收藏有《群书钞方》刊本的“源需”，其名见于《平安人物志》（文正十年本），原文叙为^[9]：“源需，字周吉，号榕亭，按福井丹波守”。“丹波守”为日本官职名，日本有将姓与职衔合在一起作为别名的传统，故知此人应姓福井。而日本又有以号行世的传统，如武田信玄，原名武田晴信，号荣德轩信玄，据此则源需亦可以其号“榕亭”行世。福井榕亭是日本著名的医学家和藏书家，曾任太医博士，生于 1753 年，卒于 1844 年，享年 91 岁，这些信息与小岛尚质跋文中的记载完全吻合。而日本涩江抽斋所编书目《卿云轮囷附录》收录有《周易》“古抄折本”，题作“京师福井需崇兰馆藏”^[8]，而崇兰馆正是福井家族的藏书斋。综上所述可以确定“源需”就是福井榕亭，而他就是小岛尚质所言之刊本《群书钞方》的收藏者。福井榕亭对中国医籍在日本的流传贡献颇丰，著名的仁和寺本《黄帝内经太素》在江户时代的收集、传抄便肇始于他。

6.3 台北故宫藏本的形成时间

前文已述，台北故宫藏本实际包含了天保九年丹波元坚抄本和文后小岛尚质的跋文和题录，根据这些内容中的线索，可以推断出该版本不同部分完成的次序先后及时间。首先是该书底本即丹波元坚抄本的完成时间，根据元坚跋文之落款“天保戊戌闰四月十三日丹波元坚识”，可知其应完成于天保九年（1838 年）四月十三日。第二个时间点为一色伯宝覆抄丹波元坚抄本的完成时间，也就是台北故宫藏本第一部分的完成时间，这一时间可以根据小岛尚质跋文的相关内容旁参丹波元坚跋文进行大致推断。此跋记曰：“……此本一色伯宝为予誉写丹波菴庭钞本，手装见馈。楷法端洵，□珍而宝焉。庚子正月予访松崎明复于羽泽山庄时，案头有斯书，则山本高明所携示云……”。而丹波元坚抄本录自山本高明所购之书这一事实见于丹波元坚跋文，小岛尚质能了解到松崎明复案头之书即为“山本高明所携示”，应是因为已阅读过一色伯宝的覆抄本。所以一色伯宝完成抄录的时间应在天保九年（1838 年）四月十三日之后，而在“庚子”（1840 年）正月之前。再观小岛尚质跋文和三则题

记落款中的时间记述,可知跋文完成于“天保十二年辛丑(1841年)四月廿五日”,正文的校订工作完成于“天保辛丑(1841年)初夏”。但这两个时间点都非该版本的最终完成时间,因为另一则题记有“壬寅冬月观斯书刊本于京师之‘千山万井楼’中”之记述,也就是说该书的最后一则题记应完成于壬寅年(1842年)之后。该题记又提到福井榕亭“龄九十一”,按福井榕亭生于1753年,故题记中的“九十一”并非“壬寅年”福井氏的年龄,而是其去世时的寿数。据此可推知台北故宫藏本最后一则题记的完成时间应在福井榕亭去世(1844年)之后,而在小岛尚质去世(1849年)之前,此区间亦为该版本最终形成的时间。

7 《群书钞方》在日本的收藏、流传情况

台北故宫藏本与日藏本同属《群书钞方》一书在日本流传体系的产物。根据两本的版本情况及台北故宫藏本跋文和题记的相关内容,可对该书在日本的流传和收藏情况作出如下判断:1)上述两个版本的祖本均为刊本,且很有可能出自同一刊本,至于此刊本是否便是小岛尚质在福井榕亭“千山万井楼”中所见之刊本目前尚无法确定。2)《群书钞方》一书在日本的流传为刊本、抄本并行,然抄本的流传更广,寻常书肆中即有贩售,官方学术机构亦有收藏(日本藏本为江户末期幕府教育机构“昌平坂学问所”之藏书^[4])。3)小岛尚质于天保十三年还见过此书刊本,说明刊本《群书钞方》在日本江户末期尚存。但杨守敬于东

瀛搜罗善本、珍本时却仅获该书抄本,今检索日本所藏汉籍的相关目录,亦未再有此书刊本的记录,故其可能已在日本亡佚。4)小岛尚质长子小岛尚真编有《座右笔记》一书(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记录多种经其校定的藏书,《群书钞方》列于其中,说明台北故宫藏本至少在小岛尚真在世时还未流出小岛家族。至于杨守敬如何在访日期间获得此本,目前仅能确定其方式为购买,具体过程尚未明确。5)山本颐庵、丹波元坚、小岛尚质和福井榕亭均是日本汉方医学的重要医家,亦均为重要的藏书家,他们对于该书的传抄、收藏说明此书在流入日本后曾颇为医界和藏书家所重视。

参考文献

- [1] 高儒.百川书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47.
- [2] 吴希贤.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图录[M].北京:中国书店,2003:3.
- [3] 真柳诚.故宫博物院所藏の医藥古典籍(十一)[J].漢方の臨床,2003,50(7):1061-1068.
- [4] 余泱川,李可波.日本藏抄本《群书钞方》考略[J].图书馆学刊,2016,38(4):108-111.
- [5] 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藏书目录[M].京都:临川书店,1982.
- [6] 石原明.《内經》の真本国宝《黄帝内經太素》に関する書志学的考察[J].漢方の臨床,1956,3(9-11):24-39.
- [7] 弄翰子.平安人物志[M].文化十年本.京都:林伊兵卫,1813:182.
- [8] 涇江拙斋.卿云轮囷附录[M].山田业广抄本.京都:山田业广,1841:15.

Textual Research on QIU Jun's *Qun Shu Chao Fang* (《群书钞方》) Collected by the Taipei Palace Museum
YU Yangchuan

(Library of Hainan Medical College, Haikou 571199)

ABSTRACT *Qun Shu Chao Fang* (《群书钞方》) is a unique medical formulary compiled by QIU Jun in Ming dynasty, with unique style, which is composed by selecting effective prescriptions from Confucian classics, historical records, works by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llection of poems. And it is the only existed medical book composed by QIU Jun. This book caught attention by Japanese bibliophile, which was continued by handwritten and printed copies in Japan. The version collected by the Taipei Palace Museum is a valuable version purchased by YANG Shoujing from Japan, with postscript and inscription by several famous Japanese doctors and bibliophile, which is significant in the spreading of this book.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content, format, structure, surviving versions of *Qun Shu Chao Fang*. For the version collected by Taipei Palace Museum, this paper detailed its features,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and links with other versions, and carried out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its basics, the formation process and related characters; finally, based on the content of the textual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d and inferred the book's circulation and collection in Japan.

Keywords *Qun Shu Chao Fang* (《群书钞方》); QIU Jun; transcript of Taipei Palace Museum; version study

(收稿日期: 2019-03-22; 修回日期: 2019-04-25)

编辑: 黄 健